

小寒的节气一过,夜更静。冬天大约是用来读书的。一本在手,心自会静下来,重新找到秩序。

当读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忽然体悟,曹操当年所见的所叹的太阳系、银河系,何尝不是我们当下此刻所看见的?给他灵感的这些宇宙星体,存在千万年,亘古未变,照耀过曹操的星光,也曾照耀过曹丕,照耀过曹叅,照耀过李白、杜甫,同样照耀过李商隐、苏东坡啊。

李商隐写: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清晰又浑沌,何等开阔的精神局面。

每一个年龄段,读曹操,或者李商隐,都能读出不同况味。

岁月催人苍老,岁月同样予人以深厚。

读读曹操,再读曹丕,顺便将曹叅的也一并读了,非常好。这些古典的汉语,有一种过滤净化的作用,彻底将环绕于肉身的庸俗之气屏蔽掉,人的内心气息不再浑浊,慢慢变得干净,仿佛与夜晚浑然一体了。古典的东西,有一种说不出的好,这是现代诗所不能仰望的。现代人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谢春彦同志和我既是上海中国画院的画师,又是山东籍同乡,我们曾在同一屋檐下写字画画,有时还一同出访,常有诗文书画往来,缘结成画友、诗友、乡友。

2001年谢春彦和我等画家赴欧洲做文化考察,在卢森堡国家逛街,见街道两边有很多牛的彩色雕塑。谢春彦说,卢森堡街头“满街都是梁”。我的艺名“梁牛”,画斋名“梁牛堂”均为谢春彦叫出来、写文章写出来的。因为我画牛,作画也像耕耘犁田的牛一般,这名字用的多了,也自认了。

谢春彦和我有过一次成功的诗书画合作。那是2002年11月,我在为画院年展绘制大型国画壶口瀑布。谢春彦来访,一见画稿激动地问我,有多少时间未来你画室了,我屈指一算说大概半年吧。他马上出句:“半年不到梁牛堂,忽然满耳黄河响。”随即在宣纸上挥毫,当写到“黄河之水天上不來心中來”,“白发由来战青春,万仞高峰随君上”,我说出佳句了,最后以“天地新开欲再张”收尾。仅燃一支香烟功夫,书就一首长题画诗。最终我把诗稿作为题额裱在画的上部,成为一件完整的诗、书、画合一的作品。参加了画院里的年展,报章杂志发表,收入画集。谢春彦关照,这张画不要卖掉。

诗友
巴黎遇险。2001年8月18日谢春彦、赵豫、我等同船游塞纳河,船至某桥下,突然失控,在河心打转,碰上桥沿,把船桅杆折断,这桅杆朝我和赵豫的头顶飞来,避让不及,幸好被一横杆挡住,才免遭厄运。谢春彦顺手在一个纸杯垫上用诗歌形式记下了这惊险一幕:

一船歌舞一船香,风流女接风流郎。
碧浪河上小掉尾,惊煞赵豫与牛梁。
梁牛赵豫兄存春彦于巴黎
我在画院时有专用画室。谢春彦每

太啰嗦了,一旦琐屑,便失了沉稳。所谓以少胜多,古诗里的“少少”,则是沉默过后的一丁点余响,深刻而无以言明的东西。

正是这些无以名状的东西,令人陷入孤独——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四面环绕浩瀚海洋,无以泅渡。这个时候,或许听听《行星组曲》,情绪上便也开阔些,古典音乐一样通神。

有一年冬天,下决心系统诵读《全唐诗》,至夜不能寐,一种痛苦的情绪盘旋心间无法排遣,尤其到了杜甫这里——他的一生,没过几天好日子,一贯穷愁潦倒食不果腹。我一边读他的诗,再一遍遍仔细核对每首诗的写作时间以及背景,心都是灰的,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简直陷入抑郁了。

杜甫仿佛成了我的祖父——我被生下来时,他便不在。他的经历,是我日后一点点挖掘的,所以加倍难过。

将杜甫读完,再读李贺,这个26岁早逝的天才,同样郁郁不志。李贺将诗写至鬼斧神工地步,极尽梵高画笔下的颜料,漫天漫地的炽黄,无尽泼洒,激烈燃烧,然后轰然一声,宛如天边响雷,将自己燃至灰烬。

李白内心更加荒凉,才华加重了他的痛苦。若一个平庸之辈,混混日子,一生也便过去了,但李白偏偏才绝,现实又如此残酷,他只有靠不停地行走去排遣内心的沉郁——他的诗里,意象最频繁的“月亮”,可看不可触的,总归是虚无;其次是酒,酒是一种短暂的慰藉品,酒醒之后的痛苦更加深重。

印象里,李白一辈子都在行走,唯有杜甫怜惜他。李白的才气是一等一的,没有人比得过。高才于人,有时是牵绊和负累。

这也就罢了。只是,我太心疼杜甫,安史之乱后期,千辛万苦跋山涉水赶至偏居甘肃的皇帝面前,被封了一个官职。好景不长,因替房琯说情,彻底触怒肃宗,遭遇贬谪,又开始了飘泊困厄无定的生活。杜甫为何心不死,看

星期五到画院,他是个大忙人,每次办完要事,总会到我画室坐坐,抽自备外烟,喝绿色茶,爱吹牛、畅谈。每见我画牛作人物山水他会索纸题诗作文,直抒己见。数年间,我已集谢春彦题画诗40余首,汇集成册,名为“春彦论梁牛”。

2011年我退休并从事外迁入松江新城新居,和春彦见面的机会少了,但通过电话仍能进行诗画交流。有一次,他用电话祝贺我乔迁,电话贺词为:

四海风云可激荡,云间自有鲁仲连。
山头何需小儿立,昂昂梁牛卧上岩。
我即画一卧牛,卧于石上以应之。

乡友
我佩服谢春彦同志,他能文、能书、能讲、能画,多才多艺。他作的学术报告、

筹划的艺术研讨会、写的画展序言都能起到呼风唤雨的作用。他的著作可堆成山,他喜欢热闹,早年“春彦三卷”出版签名售书时,场面豪华,售书台前排着长长的蛇阵,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排在售书队伍的第一位,为他站台。

谢春彦缺点是个性强心直口快,和我一样山东人脾气,有时会伤人,有人不喜欢。典型的例子是他在学术长文《论笔墨》中的一节——“钱可通神,亦可通笔墨乎”里直言不讳地批评画界某些“大咖”见利忘义,以次充好,败坏传统绘画的恶象。此举在全国南北引起极大波澜,得到知识界、画界、法律界的广泛支持,匡正了风气,大快人心。

谢春彦祖籍地在山东的西部东营,我祖籍在山东的胶东招远。落户上海创业,一路平实走来。谢春彦曾不客气地说:“吾乡齐鲁之邦,吾辈亦未惚惚于海上耳”。

有诗曰:
君住鲁之东,我居黄河上。
都来此浦江,丹青发辉光。

唱山歌嘞

(布上丙烯)

李磊画并诗

原来目光是可以这样地喜悦

我站在田垄上
对着路过的云

唱山歌嘞

原来双手是可以这样地敏捷

我挑起老树条
对着涌动的芽

唱山歌嘞

原来肩膀是可以这样地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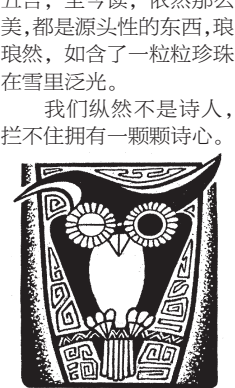
我担着土豆筐
对着摇摆的山

唱山歌嘞
哎……嘞……
嗨……

未有什么两样,风继续吹,道路继续延伸,人,一日日地老了。己亥年徒剩最后一月,便都完了。宇宙间不过一瞬,也不过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完了一圈罢了。

到了冬天,大自然衰落下去,视野里一片空茫。前阵去乡下,塘口岸畔,遍布芦荻;塘面上,荇菜寥落参差,风过去,一切静止,极目处荒野茫茫——这些自然界中的植物,《诗经》里出现过的,古人拿它们起兴,作诗,一句句,四言、五言,至今读,依然那么美,都是源头性的东西,琅琅然,如含了一粒粒珍珠在雪里泛光。

我们纵然不是诗人,拦不住拥有一颗颗诗心。



夜光杯

非洲,对我来说一直是地理课本上的概念。1995年,当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后,首次走上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台,我所面对的本科生,就是复旦代表上海领全国之先、在改革开放以来招收的第一届刚升入三年级的外籍留学生,二十多人一个班,百分之八十是日本留学生。记得这个班里唯一的俄罗斯学生杰妮斯,后来成为普京访华时贴身的中文翻译。

二十多年后,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本科生仍以亚洲生源为主,同时也有了欧洲国家热爱中国文化的青年才俊。但今年特别引人注目是一位来自非洲的学生,他的名字叫毛思。毛思算是我院有本科以来唯一的一位淡咖啡色人,笑容和蔼,双眼则炯炯有神。他的祖国是莫桑比克,一个当年郑和船队光临过的国度。

我的任务是给汉语言专业文化方向三年级学生,也就是毛思他们班上高级汉语写作课。留学生当然得有课外汉语辅助读物,记得一次给他们事先阅读的文章就是新民晚报夜光杯刊发的《点缀老上海的老路名》。毛思对文中老上海道路起名的灵感,备感好奇。他知道不少近代中国的知识,如对中英《南京条约》之后上海的开埠故事极有感慨。他告诉我,莫

桑比克在非洲的东南部,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历史上也曾是数百年的殖民地;经过艰难的民族独立运动,于1974年9月与葡萄牙签订了《卢萨卡协议》,1975年正式成立政府、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毛思在复旦大学算是个名人,因为他在复旦创办了莫桑比克的“京东”。他是班长,但他使命感更强——就是要为祖国和中国之间起到人文交流桥梁作用。偶尔他也会缺课,并告诉我因为中国的合作伙伴非常友好而经常要出差。不过,他非常勤奋,哪怕是缺课错过写的作文,我尽管表示不必补,他仍然不知从哪里挤出来的时间补写好、交给我。他的身上充满着特有的活力,昂扬着青春梦想。

毛思用汉语写作的文笔很老到,关注的话题比同龄人更加具有社会性和时代的敏感性。比如他曾经写过先后嫁给两个总统的莫桑比克女人——格拉萨·马谢尔,丰富了我 and 同学们对他祖国的了解。记得他在自己文章里有这样的话:“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

上期阅读街区讲了上海滩西区最具文艺色彩的“悲剧路”高乃依路,和“喜剧路”莫利哀路。高乃依路如今叫皋兰路,莫利哀路就是现在的香山路。文中还提到了张学良曾在莫利哀路2号和高乃依路1号的“荻苑”居住。短文见报后,有专治上海史的学者微信我,说高乃依路1号是“荻苑”的讲法有误,并传我由上海市黄浦区档案馆许洪新先生撰写的相关论文。

根据现有的史料来看,所谓的“荻苑”其实是莫利哀路2号,高乃依路1号的花园洋房与张学良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最早提出高乃依路1号是张学良寓所的是原少帅副官的后人汤先生,他的根据是其父留下的遗稿。记忆难免会有失误,高乃依路1号和莫利哀路2号,南北相邻,两座花园,一墙之隔,回忆时发生空间错位是极可能的。据许先生的考证,高乃依路1号住宅建于1937年八一三之后,此时张学良早已失去了自由,不可能成为少帅的寓所。非常感谢读者的盛情,芜文引来

这样可贵的意见,写这些拉拉杂杂的新事旧事,自然是不寂寞了。

香山路旧称莫利哀路,长328米,东西走向,东起复兴公园西侧,西迄瑞金二路。该路辟筑于1914年,1946年改定今名。短短的香山路上,最著名的莫过于位于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故居。

若干年前联络宋氏后人,策展“宋氏三姐妹”图片文献展,宋庆龄故居提供了一张唯一有孙中山出现的宋家合影。孙中山宋庆龄夫妇与宋庆龄的母亲、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以及宋美龄、宋子文等宋氏家族其他成员或站或蹲或席地而坐,神情轻松自然。历史斑驳的射灯,斜斜地照亮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一家人,留下了这幅难得的景观。专家考证,这张照片拍摄于1918年宋耀如去世后,孙中山从广州返回上海居住的日子,地点应该是在莫利哀路29号,即今天的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内。

孙中山故居是一幢典雅的欧洲乡村式样的灰褐色花园小洋房,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于1918年入住于此,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重庆、1945年底,宋庆龄回到上海将此寓所移赠给政府,作为孙中山的永久纪念馆。1961年,孙中山故居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孙中山故居内的陈设是1956年宋庆龄按当时原样布置的,绝大部分是原物,里面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和手稿。

作为香山路上的“邻居”,孙中山与张学良相差35岁,是两代人,他们在北京有过一次见面。孙中山病重,张学良去看他。24岁的少帅如日中天,对于这样一个年轻人,孙中山是有很多期许的。弥留之际,他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我们都老了,现在国家的责任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们东北年轻人,责任尤其重大。”

样的人。”他提交的调查报告,与班里其他同学不同。别同学会关心纹身、失眠、读书、外卖、网购、租房等话题,而他则注目于中国对非洲的投资,在他的调查报告里可以看出,一方面,他为中非合作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他又敏感觉察出非洲企业开始在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感到压力。

我当然也对他进行一些必要的国情说明,如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会有怎样的消费选择等。上海的进博会,对他帮助极大。去年11月间,毛思就显得特别忙碌呢。他参加进博会,并与参展国的供货商们亲密接触,积极地去了解他们的新产品,预定适合莫桑比克人消费的货源。他收获满满,得到了祖国的肯定。

毛思对我说,进博会如此广阔的世界商业交流平台更是让他信心十足。他的事迹因此还受到了我国团中央的重视,并邀请他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各国青年创业故事交流大会。

毛思不惧风雨但更喜欢彩虹,我则希望他能看到更多的彩虹!

如何做一名“建筑阅读”的志愿者,请看明日日本栏。

责编:龚建星 殷健灵

香山路上的邻居



沈琦华